

## 第六段 柳曲江讚美人 梅如玉憐好夢

松、竹、梅、柳出院復到柳家。松曰：「我先慮雪香走到煙花隊裏把持不定，不意不言不笑，竟酸到這地位了。」竹曰：「雪香今日正是鄉裏人與妓焉，能不為蘇公所笑。」松曰：「雪香少年老成，我輩真不能及。」雪香曰：「非也。我祇道青樓妓館必是絕色，方能引人遊賞。誰知這兩個盡是些脂粉氣，聞之令人欲嘔，怎能動我風情。」柳曰：「這兩個雖未脫盡脂粉，然也是教坊渠魁。雪香眼孔大高，就難說了。」松曰：「與此輩交接原是水月鏡花，祇要稍有風韻，偶爾作盆景玩賞也可。恰情雪香持論太苛，吾恐風月場中絕無插腳之地。」柳曰：「雪香如此著眼，未知嫂夫人如西子否？倘是無鹽，將如之何？」雪香曰：「事關倫紀，又當別論，雖隴原、北成亦與諍好。除此之外，不是傾國傾城，決不待以青眼。」竹曰：「雪香到底寡情。」雪香曰：「若遇絕世佳人，我比兄等用情更深，惜未得一見耳。」柳曰：「雪香，到有一個絕世佳人，去此不遠，我幾乎忘卻了，明日與你賞識賞識。」雪香曰：「是甚人家？」柳曰：「也是妓館。」雪香曰：「敗柳殘花哪有佳處。」柳曰：「不可一概而論，我試說與你聽：北去十餘里，有一院名銷魂院往來俱是豪貴，院中有麗姝十餘人，皆是到處選來。」雪香曰：「何若是之多。」柳曰：「此不過與桃李相上下，不足為雪香道。別有一室名延秋館，獨居一妓，姓桂名蕊字月香，舉止端莊，性情幽靜，不與群妓為伍，詩詞歌賦無一不佳，書畫琴棋無一不妙，祇是欲求一見，便有兩不得、兩不能。」雪香曰：「何謂兩不得？」柳曰：「非數十金不得，非文人才子不得。」雪香曰：「何謂兩不能？」柳曰：「欲薦枕席不能，欲稍與褻狎亦不能。」松笑曰：「曲江說誑。兩不得猶可言也，兩不能恐未必然。」柳曰：「若是粗人俗客到館，諒他難保其貞，但所接者盡是文人才士，一見生憐自不忍相強。即如我去年曾去一回，與之坐談竟日，自覺惜玉憐香之情難已，朝雲暮雨之念轉消。翠濤你去一回，方知我非說誑也。」竹曰：「倘俗客要見若何？」柳曰：「彼嫉俗子若讎，相見僅同木偶，俗人祇貪裙邊風味那識真色，又何樂以數十金與木偶相見哉？」竹曰：「鴛兒若得他宿客，真是大大錢樹子，所獲豈止數十金，何也聽其自便？」柳曰：「彼係鴛兒愛養，非不欲其宿客，但一言及彼遂尋死覓活，鴛兒恐其短見，並連一見可獲數十金也沒有了，因此不敢勉強。」松曰：「曲江雖是如此說，我終不信。」柳曰：「不信由你，一去便知。」雪香曰：「果如曲江言，我真欲往，惜乎無數十金耳！」柳曰：「是在我。」竹曰：「曲江與雪香尚是新知，何敢以重費相煩，此事我當任之。」松曰：「此番為雪香而去費金，我當與嶰谷共任，但我難為役，嶰谷任之，誠是何敢累及曲江。」柳曰：「這卻無妨。」四人訂期而散。

雪香歸，獨坐索笑齋，將信將疑，默默無語。少時隱几而臥，忽見竹自外來，呼曰：「雪香獨坐無聊，何不踏青去。」雪香遂偕竹出門，果然一路風光賞心悅目。行至一處，忽見舍宇壯麗，聞閣甚高，心知是豪貴人家，信步直入絕無阻礙。行過數重，中有一園湖山掩映，迥異俗境，數株垂絲海棠，倚著茶蘼架邊。雪香立住玩花，回頭忽見美人著杏黃衫，憑欄拂鬢，見客毫不躲避。雪香凝眸視之，真是天上少有人間難尋。一時目迷魂飛手足失措。良久神稍定，與之語亦不答但含笑而已。聞有呼喚聲，美人遂入內去了。雪香驚疑一會，乃口佔二絕云：

僥幸相逢月裏仙，今宵人上大羅天。  
霓裳一曲能精否，待向花中奏管弦。  
玉貌珊珊淺淡妝，佳人獨倚石然旁。  
無情最是留情處，笑對春風看海棠。

吟畢，忽聞竹呼曰：「雪香今日著魔道矣！」猛然回頭，則見身臥几上，書燈如豆半明不滅，始知方纔所見乃是一夢南柯。遂撥動銀缸，寂坐片時，尋思曰：「若是曲江所說桂蕊能如夢中美人，我梅雪香不作大士供養，算是無情。」又想到：「夢裏造境奇奇怪怪，何所不有。如所見的美人，漫說於今沒有，祇恐自古都無。早知有如此好夢，何不醒更妙。今早到賞酒亭作詩，末二句云‘早知奇遇終成夢，悔不相逢總莫醒’，不謂已成讖語。」時已漏滴三更，雪香遂解衣就寢。思續前夢，轉側一會方纔睡著。不多時，聞山寺晨鐘而寤，因集古人句作一絕云：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（李白）  
月斜樓上五更鐘（李商隱）  
洞房昨夜春風起（岑參）  
神女知來第幾峰（張子容）

天色微明，披衣急起，呼鶴奴熱水淨面。啟門出，謂鶴奴曰：「太太若問，說我到松相公家去了，早飯熟也休等我。」走到松家，松扉初啟。蒼頭見雪香到，曰：「梅相公到快雪亭坐坐，我家相公尚未起來。」雪香遂獨坐亭內。此亭係松書室，松題額曰：「鶴棲處」，又取古句作對云：

雲影亂鋪地 濤聲寒在空

雪香在亭中想起幻夢，坐不住起身在階前閑步、沉吟。松出呼曰：「雪香好早，驚人殘夢。」雪香曰：「我雪香孤眠獨宿，天明即起，不似人家在溫柔鄉，雖不老死也幾眠死。」松曰：「夢裏鴛鴦有本有樂境，雪香酸子那知其中況味。」雪香曰：「你說夢裏鴛鴦，本有樂境，這何足為樂，我到有個好夢，祇怕你平生福薄，總未夢過一回。」松曰：「你有甚好夢？」雪香遂將夢告松。松曰：「你因曲江所說動了興頭，亂想胡思夜形諸夢，也是常事，但曲江之言終是假的。」雪香曰：「怎知是假？」松曰：「曲江見你說‘世無西子難誇美’，故把個假西子說你聽聽。」雪香曰：「不管是假是真，那銷魂院我總要去一回。」少時蒼頭呈早餐上，雪香無心飲食，偶然失箸。松笑曰：「雪香想到哪裏去了。」雪香曰：「不知是何緣故，心中總委決不下。」松曰：「已往莫念，未來勿思，心自能定。」雪香曰：「我也未念已往，未思未來，方寸之中，毫無著落。」松曰：「飯後我同你郊外散散。」雪香曰：「今日無心玩景。」飯畢，略坐別松歸。

